胸怀家国 笃行致远

——走近中山大学红色三部曲之音乐话剧《笃行》

本报记者 魏佳宁 黄琳

编者按 11 月 2 日，中山大学原创音乐话剧《笃行》在梁錄琚堂首演取得圆满成功。该剧通过讲述革命时期中山大学师生追求救国理想，自觉担负起国家民族大义，并为之笃行一生的故事，向全校师生呈现了一场视听盛宴。作为学校着力打造的红色三部曲之一，《笃行》旨在发掘中山大学的红色基因，继承光辉的革命传统。《笃行》的成功离不开主创团队的精心打磨、演员们的辛勤付出和全校多部门的配合。本报道将走近《笃行》，展示《笃行》的诞生及其背后的故事。

“一场集体的冒险行为”

——音乐话剧《笃行》导演、编剧及作曲创作谈

记者(以下简称“记”)：是什么促成了您与中山大学的这次合作？

毛尔南(以下简称“毛”)：我此前曾两次与非艺术专业高校合作。创作排演校史戏剧，但由于个人时间的限制等多方面原因，我决定不再轻易参与这类戏剧的创作。但中山大学打动了我，至于原因，要从对中大的三次印象谈起：第一次，是肖楠和郑理两位老师亲自来北京与我和其他主创商议合作事宜，我们谁一见面便畅聊甚欢，交换了在艺术的认知、戏剧的理解和作品的把握等方面的看法。对于我决定指导《笃行》，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第二次是 2017 年年底，我与编剧、作曲来到中山大学南校区查阅资料，了解学校艺术社团的基本情况。那次采风恰逢学校的品牌活动——草

导演毛尔南(国家二级导演、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创作部副主任)

地音乐节。同学们在音乐节上自由地抒发情感，享受艺术带来的愉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为，这才是艺术教育的真谛，也是大学应有的校园文化环境。第三次，从学校的艺术表演活动到正式演员面试，我们在多次遴选中确定最终的演员阵容。这些同学都是可爱的、纯粹的，他们愿意吸收艺术的滋养，希望更加深入地了解学校的历史。他们可以牺牲休假的时间来了解戏剧，通过排练打磨练自己，他们打动了我。总而言之，亲切的老师、美妙的校园、可爱的同学，促成了我与中大的这次合作。

记：在执导《笃行》的过程中，您与指导团队中其他部门有过哪些交流和探索？

毛：戏剧作品是集体创作的结晶，作为导演要与编剧、作曲、指挥、舞美、灯光等各个部门通力合作，才能将作品完整呈现，在这一过程中探索和尝试随时都可能发生。在明确政治的创作方向是深入挖掘学校的红色基因，为中大量身打造一部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艺术作品后，我与各部门负责人就舞台布景、剧本和音乐等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和交流。拿舞台布景举例，观众最终看到的舞台布景，是无数次推翻方案又重新打磨后的成果。我们首先考虑到的问题是如何最大化地展现学校艺术社团的学习成果，而梁錄琚堂并非现代化的舞台，没有乐池，舞台进深浅，很难作为主舞台容纳戏剧演员、合唱团和管弦乐团兼具的大体量作品。对此，团队决定将舞台向观众席延伸。延伸后的舞台方便了音乐团队的表演，也让戏剧演员更加贴近观众，满足了剧终全体人员大谢幕的需求，在导演语汇上也打破了镜框式舞台的第四墙墙，让当代中大人走进历史上的中山大学。这样既满足了艺术需要，又解决了技术问题。此外，空间的探索也是此次舞台设计的亮点。这次的主舞台共有三层空间，即基本平面、中间层空间，以及断伟在俄罗斯、男女主人公最后就义的上层空间，如此处理使舞台变得更加立体饱满和丰富多变。

▲邵思平烈士雕塑

▲学生在研究校史中学习进步思想

▲罗钦炎护新伟离开学校

▲东北流亡学生金嘉胜到广州

▲学生与宿舍

▲学生协助邵思平离校远移

▲邵思平与学生谈思想(低)

▲粮家烟楼

▲蒋联战场死前罗钦与蒋佳在舞台中相拥

编剧杨浥莹(青年编剧，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

记：您在《笃行》的剧本创作过程中是如何进行取材的？遇到过哪些困难？

杨浥莹(以下简称“杨”)：取材一是来源于经验积累，一是通过阅读文献。我个人对《笃行》反映的那段历史非常感兴趣，这也是创作《笃行》的重要原因之一。那是一个理想启蒙、血与火交织的时代，是年轻人可以改天换地的时代，可以说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对历史背景有一定的了解之后，还要对历史人物关键信息进行采集。我知道首演之后有人上网查，发现历史上并没有罗钦、也没有邵思平，这些人物虽然都是虚构的人物，但每个人身上都有许多真人真事的影子。总的来说，取材是严谨的，但材料最终都要“为我所用”，“为剧服务”。每一个编剧进行全新的创作时都面临着新的挑战，要了解人物，让他们变得鲜活，还要为他们编织剧情、决定人生走向。做选择太难了，况且是替“别人”做“人生抉择”。另外还需要一个好的“瓶子”——一个合理的结构，去装这些内容。这些都是创作内部永恒的困难。

记：《笃行》作为一部音乐话剧，其剧本创作在戏剧结构上有哪些特别之处？

杨：戏剧首先是结构的艺术，而舞台剧有别于影视剧的重要一点就是结构上的样式感。首先明确一下音乐话剧的概念。音乐话剧有别于音乐会、话剧、音乐剧，它是介于话剧和音乐剧之间的一个体裁，但仍然是以“剧”为主，音乐在其中起另一种结构作用。音乐话剧里的结构是双项的——戏剧结构与音乐结构。戏剧结构上音乐性的整体构思是《笃行》剧本创作中新的探索之一，以乐章结构全剧，用音乐推动剧情的演进。由于我有学习音乐的经历，这一方面让我在戏剧节奏的把控上更具优势，另一方面也不会因为在音乐上有短板而影响作曲层面的创作。另外从历史剧的角度去看，《笃行》在剧本创作上也有创新。采用多段落、多场景的写法，以历史的纵向发展为线索，采取多角度叙事，让每个人物成为历史的讲述者，这种安排，有别于传统的历史剧，却因其不断变换讲述者带来的纷杂感而更贴近那段战火纷飞的年代，让观众的观感更加真实。

作曲张艺馨(青年作曲，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在读博士)

记：《笃行》用到了很多原创音乐，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创作过程吗？

张艺馨(以下简称“张”)：《笃行》用到的音乐基本上是原创的，只在少数几处使用非原创音乐。整部话剧原创音乐的创作周期大概有半年。第一次去学校采风，我初步了解了《笃行》的剧本结构和创作手法。创作将采用时空交错的写法，时间跨度大，且每一幕都将由一个讲述者来进行讲述。当时大致明生出先为每位讲述者创作主题音乐，再将其串联成有机整体的想法。后来我拿到剧本大纲，编剧已经先行为每一个角色写好了略叹调、这借鉴了歌剧创作中常用的写法，即先有歌词再进行主题配乐。而为角色创作主题音乐，需要考虑时代背景和人物特性等因素。比如当时中国广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且男女主角又都是进步青年，所以我选取了巴扬琴和钢琴作为他们的代表乐器。巴扬琴具有浓郁的俄罗斯风情，符合男主角曾留学俄罗斯的背景。又如为金嘉胜创作的《气雪少年路》，采用三拍子、具有北国风情的乐曲风格，这考虑到金嘉胜作为北方人的身份。完成主题歌、主题音乐的创作之后，全剧的音乐基本定型。

记：《笃行》的创作的众多原创音乐中，您最喜欢的是哪一首？为什么？

张：我最喜欢为许来这个角色创作的歌曲《光明，美好和诗》。首先从创作技法上来说，这是我最早看到歌词的一首咏叹调，歌词写得很漂亮，读起来也很有诗意。但按照常规意义来讲，这并不符合“完美”歌词的脚为开口韵的要求，所谓诗的语言其实是很难唱的。但正因为韵脚的独特性，我在创作时格外用心，进行了一些特殊处理。从音乐的表达效果来讲，这首歌安排在许来被枪决之后进行演唱，虽虽然已经牺牲，但这首歌唱响时，营造出许来虽死犹生，理想和追求永远不灭的艺术效果，更能打动观众的心。《光明，美好和诗》是《笃行》的一个图腾，寄寓着戏中所有人物和那个年代进步青年们的精神信仰。

观后感

《笃行》是一部给人以美的享受和精神陶冶的音乐话剧，让人情不自禁地陷入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主演们都是在校的大学生，却用激情与专注贡献了不亚于专业水平的演技，让观众随着演员的表演或喜或悲，如上现场音乐的烘托，十分地震撼人心。音乐话剧非常成功，现场完全沸没在掌声和惊叹声的海洋里，非常佩服团队的水平。

——学生观众 林梅清

这是一支青春岁月里的理想狂舞，亦是一曲苦难时代的光明乐章。革命绽火燃起之际，曾有这样一批中大学子，或选择沿山奋战，或选择学术报国，光明和美好是指引他们前行的灯塔。一次次的选择让他们不断成长，共同的革命理想鼓舞着他们奋斗不息，砥砺前行！作为一名当代中大人，我深感自豪，深受触动，剧终情未了，前尽又可传。如何写好下一个精神续篇当是我辈要竭力面对的思考题。

——学生观众 杨琦

观看了令人震撼的《笃行》，久久难以忘怀。罗钦和新伟对家国使命的自觉担当，演绎了革命年代热血澎湃的少年心支。一只鸽子需要飞出去，一只鸽子需要留下来，前行激荡着炽烈的情怀，守望更需要无声的坚持，回到最初相遇的中山大学，乾坤已改，初心犹在。鲜活的演绎唤醒历史的记忆，我们看到理想总是与苦难相伴而行；为苦难写诗，因为需要铭记；为理想作歌，因为值得奋斗。今天同样年轻的我们，正当“读书不忘报国，报国不忘读书”，在希望的原野上笃行向前。

——学生观众 李鹏煜

《笃行》以中大师生的家国情怀为主线，从大革命洪流中的思想激荡，到抗战择文中的艰难内迁，再到胜利前夜的黎明曙光，通过这一历史进程生动诠释了那一代中大学生在动荡岁月中的执着、坚守与崇情。看完后还久久沉浸在剧中，作为新调入的青年教师，不仅受到一次理想、信念的生动教育，同时也进一步了解了中大及中大人的光辉历程。剧中涉及到中大在抗战时期内迁云南逐江的历史，作为土生土长的云南人，这一段历史让我对中大又增添了一份莫名的亲切。

——历史学系副教授 杨勇

为中大的革命历史感动和骄傲。《笃行》讲述了中大 1949 年前的故事。热血青年，爱国情怀，红色基因，革命文化，以艺术的形式生动再现，动人心弦，感人泪下。是非常好的理想信念教育题材，也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形式，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学习校史，传承文化；感染教化，入脑入心，作育时代新人。为中大的同学感动和自豪。话剧演员、合唱团、管弦乐团的同学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在导演团队精心指导下，日夜排练，团结奋斗，演出昂扬向上，专业唯美，感动了大家，也感动了自己。相信参与演出的同学们会一生难忘。中大红色经典剧目持一直演下去，希望一代代学生受此熏陶，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党委组织部部长 古小红

中山大学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手创，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参与筹建的大学，是中国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感谢《笃行》团队，为我们讲述革命时期中大师生在艰难困苦中满怀希望投身革命，在民族危难中坚强向上、追求理想的故事。这是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每个青年都应该继承这份红色基因，立鸿鹄志。希望中大的红色三部曲能激励中大学子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理想坚定，信念执着，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党委宣传部部长 陈建洪

深入挖掘红色基因 精心打造红色三部曲

中山大学始建于 1924 年，由孙中山先生亲手创办。近百年间，中山大学的发展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它的历史文化血脉中始终涌动着鲜明的红色基因。建校伊始，孙中山先生就为新生的中山大学注入了爱国奋斗的革命精神，络上了与生俱来的红色烙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亦参与了中山大学的筹建工作，并在校开展了大量革命活动，使中山大学成为了华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宣扬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镇。1926 年，中山大学由国立广东大学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山大学师生谋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不仅坚定不移地保有学人的理想，还积极投身革命，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2001 年，原中山大学又与中山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了新的中山大学。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山大学师生始终坚持以学术报国、艰苦奋斗，不断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新世纪以来，中山大学迸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在形成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一流办学特质的同时，制定了“德才兼备、领袖气质，家国情怀”的人才培养目标。

为进一步落实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也为了中山大学的红色基因能够在新时代得到继承和发扬，2016 年，以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 150 周年为契机，学校决定整合校内艺术资源，着力打造中山大学红色三部曲——《中山情》、《笃行》和《奋斗的岁月》。音画诗剧《中山情》于 2016 年创作完成，之后在各校区进行巡演，并成为新生入学教育的重要一课。第二部作品《笃行》以音乐话剧的形式讲述 1925–1949 年革命时期的中山大学师生坚持读书报国、不断追求伟大理想的革命故事，体现进步青年的爱国奋斗精神和勇于革命的高尚品质，抒发学校师生爱国爱党爱人民的大德大爱。尚在规划之中的《奋斗的岁月》将讲述 1949 年以来学校师生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不断接力奋斗的家国情怀故事。

红色三部曲的创作实现了对中山大学历史的全覆盖，通过深入挖掘学校的红色基因，不仅对于展示中山大学的历史文化传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也是“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教育方式的重要体现，是塑造“学在中大、追求卓越”新时代校园精神的重要举措。

赓续中大革命血脉 谱写战时理想长歌

音乐话剧《笃行》共有四个乐章，以中山大学师生罗钦、断伟、许来等人物为中心，讲述他们不断追求伟大理想的革命故事。剧中主要角色虽为虚构，但其创作都参考了多位历史人物，延续先辈们为革命理想笃行一生的精神。剧情创作秉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依照真实的时代背景缓缓讲述，在舞台上生动重现了中山大学落气回肠的革命历史。

理想之歌，昂扬奏起

故事始于 1926 年秋天，中山大学文科学生罗钦要求与同是中山大学学生的邵思平断绝未婚夫妻的关系，两人争执之中误伤了刚扫国执教的中山大学经济系教员许来。罗钦由此结识了许来兄妹，成了许家的常客。许家常有不同党派的学生讨论政治，其中以医科学生断伟最为突出。受共产党员许来的影响，罗钦、断伟逐渐萌生了革命的理想。隔年在波诡云谲的政治风波中，许来遭到逮捕和杀害，已加入共产党的断伟则在躲避追捕时因受到罗钦的帮助逃出学校，北上奚断科。后罗钦成为中山大学的文科教员，同时经营着友联书店。

在剧中，许来是男女主角的精神导师，这一角色融入了时任图书馆馆长、教授张申府与经济学教授熊锐等中山大学早期教师共产党员的典型特质。断伟则展现了当时探求救国真理的进步学生形象，其原型之一毕磊，最初为国民党领导的“民权社”的主要领导人，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加入了共产党。

1927 年 4 月 12 日，国民党高层开始在上海“清党”，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4 月 15 日，广州“清党”开始，中山大学二三百名师生被捕，当天中午，鲁迅先生回校召开紧急会议，提出以学校的名义保释被捕师生，遭到反对，营救师生无果。随后，熊锐教授、毕磊等被捕师生被杀害。同年，鲁迅先生也离开了广州。《笃行》第一乐章结束时罗钦说：“许先生走了以后，很多很多人都走了，包括鲁迅先生……从此，广州时时都是寒冬……”这反映的正是广州“清党”后的情况。剧中，许来遭到军警杀害，而断伟则幸运地在女主角罗钦的掩护下顺利离开学校。

许来去世后，罗钦成了党的地下工作者，友联书店则成了党的秘密联系点。在“四·一五”清党事件后，中共党组织的斗争转向隐蔽，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地下工作者有陈铁军、周文雍等同志。陈铁军，原名陈燮君，是国立中山大学的学生。为开展掩护工作，陈、周二人假扮夫妻，建立秘密联系点，1928 年因被叛徒出卖而不幸双双被捕。临刑前时，陈铁军宣布“当我们就要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献给党的时候，我们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来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这在后来成为了广为流传的革命故事——“刑场上的婚礼”。

风雪飘摇，奋起抗争

第二乐章始于三十年代，国内正值水深火热之际，日军侵华，东北沦陷，大批流亡学生南下，金嘉胜便是其中一员。他来到广州，入学中山大学并得到罗钦的救助。为声援“一二·九”运动，金嘉胜领导了游行，因此被学校开除，遇到了组织派来送他去陕北的断伟。断伟因此在莲香楼与罗钦重逢，并认出她就是当年救他出校门的女同学。

这一乐章的历史背景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国内的抗日情绪持续高涨，国难关头，当年的中山大学师生以一系列行动显示了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全校师生多次为援助抗日军队募捐，到广东各地演讲，组建抗日剧社等。但这些行动不断受到当局的打压，先是抗日救亡的学生被开除，接着积极宣传中共抗日政治主张的“文总”(中国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成员被捕，抗日剧社也被查封。

尽管如此，抗日的芒焰仍顽强地意燃意高。1935 年 7 月，中共党员王均予自上海来到广州，发展学生进步并秘密成立“中国青年同盟”(简称“中青”)。剧中与金嘉胜在莲香楼洽谈的断伟身上，正有王均予的影子。同年，在教授、中共党员何思敬的指导下，中山大学成立了“突进社”，拥护中国共产党，号召抗日。1935 年 12 月 9 日，数千北平学生学行示威游行，掀起了抗日救国的新高潮，为声援“一二·九”运动，广州爆发了“一二·一二”运动，这次运动由“中青”和“突进社”等团体发出倡议，通电全国，停课三天，组织游行。剧中学生游行的口号“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法西斯专制，争取爱国自由”，正是“一二·一二”运动中最热烈的呼声。舞台上学生还遭到暴徒袭击，也是当时学生们受到阻挠、遭到逮捕的真实反映。之后，校方不准曾毅声、李苏民(朝鲜籍)等一批积极参与救亡活动的学生注册。这就有了剧中金嘉胜被开除，而学生们奋起抗争的剧情——“385 名学生上书校长，要求援助被捕学生，并推护学生上课的权利！”“社会系二年级全体学生联名上书，要求省会公安局查明失踪同学的下落！”这些台词，展现了当年中山大学师生为营救被捕学生和恢复几位同学上学权利所做出的努力。

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和华北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下，中山大学的师生们读书不忘救国，“本着孙中山先生的救国主义，读书、救国、抗日”，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中山大学也因此成为了华南地区的“抗日大本营”。

巅峰流离，绝吹弦诵

第三乐章，因战争爆发，中山大学奉命西迁。已成为农科实验员的邵思平为保护试验田，不肯迁移。罗钦已随大队伍西迁，写信劝邵思平离开。在云南澄江，友联书店重新开张，罗钦偶遇已经参军的金嘉胜。随后中山大学迁回粤北，罗钦与断伟又一次重逢，两人共同回忆起了许来先生。

这一乐章的场景从广州到云南，再转移到粤北，再现了抗战时期中山大学迁校的情形。1938 年 10 月，日本侵略者进攻广州，学校奉命西迁，颠沛流离七个年头。一迁澄江、二迁粤北、三迁粤东，三易校址，校舍、图书、仪器、设备等损失十分巨大，剧中罗钦劝说邵思平离开的信，化用自当时参与押运图书仪器设备的中山大学图书馆主任杜壮定友教授的《西行志痛》，文中“一百一十五天”、“一万一千九百七十余里”，“天堂地狱”等描述，真实记载了西迁的艰辛，澄江地处穷乡僻野，物资匮乏，教学设备极其简陋。尽管如此，学校依然有一批著名学者，如农学家丁颖、历史学家朱謙之等，为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而殚精竭智。《笃行》中邵思平一角，正是这些学者的生动写照，正是有了像剧中邵思平一样明辨笃行、执着坚守的学者，中山大学在那段国难深重的岁月里，才得以弦歌不辍、顽强抗争。

1940 年秋，学校由澄江迁回粤北。剧中断伟和罗钦在粤北重逢，就是否送学生参加东江纵队起了争执。历史上，成立于 1943 年底的东江纵队，北上开展抗日斗争时，急需大批军政骨干，中山大学一批进步学生放弃毕业文凭，奔赴抗日前线，在各战线上发挥了骨干作用，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剧中跟随左权部队在太行山牺牲的金嘉胜，是万千参加抗日救亡的中山大学师生的一个缩影。

笃行一生，余音悠扬

第四乐章以充满喜剧色彩的歌曲《饿》开篇。赖淑文的幼妹赖淑琼，带领学生进行反内战反饥饿的示威游行。混乱之中罗钦将赖淑琼带入友联书店，得与赖淑文重逢。此时校方正筹划迁校事宜，派秘书游说邵思平去台湾。邵思平不愿离开，情机向罗钦求婚，仍遭拒绝。断伟救下许季，也来到了友联书店，请求赖淑文帮忙送走许季和邵思平。罗钦则以邵思平未婚妻的身份，与假扮成邵思平的断伟一同参加绥靖公署举办的舞会，遭到逮捕和杀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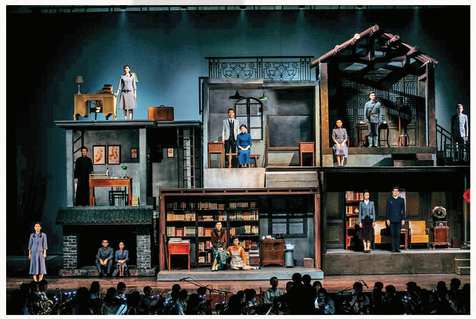
剧中的时间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学校已迁回广州复课。当时国内政治依旧不平静，“反内战、反独裁、抗议美军暴行”的呼声此起彼伏，对此，中山大学学生多次组织示威游行，如在 1947 年 1 月 7 日，中山大学学生同其他学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拟进入沙面美国领事馆抗议，受阻于国民党军警的刀枪及铁丝网，学生周岳森振臂高呼“不怕死的跟我冲”，带领队伍拉开铁丝网冲入沙面。舞台上赖淑琼喊出“不怕死的跟我冲”这句话，再次带来了直击心灵的震撼。

剧中赖淑琼有意参军，其姐赖淑文初时不肯，但最终放手，让她顺应历史潮流，追逐自己的理想。1949 年，随着华南解放区迅速扩大，武装斗争力量不断扩编，参军参战成为当时许多学生的共同愿望。邵思平主要原型——农学家丁颖，在校方酝酿再次迁校到海南岛时，为维护教育事业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护校行列，反对迁校。

“选择了理想，就是选择了命运与生道路，于是虽死未悔，理想便油然而生。”在中山大学的革命史上，多少师生选择了“要命”的理想，并为之无怨无悔，笃行一生！《笃行》以浪漫的艺术形式描摹再次迁校到海南岛时，为维护教育事业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护校行列，反对迁校。

演员名单

▲话剧演员阵容



▲《笃行》舞台剧照

▲演员们进行排练

▲排练中的音乐团

▲学习歌会

《笃行》归来忆“笃行”

——记音乐话剧《笃行》的排演历程

经过多次选拔，十八位来自不同院系和年级的中大学生脱颖而出，组成了《笃行》的演员阵容，他们将和管弦乐团、合唱团以及学生执行团队一起迎接接下来的挑战。在仅剩一个月的排练时间里，他们最终会被淬炼成什么样子，导演毛尔南也没有确切的把握，毕竟“按照合理的时间安排，排演一部话剧需要待在排练厅里的时间不应少于 45 天”。作为全剧统筹的郑理在排练前也不无担忧，“这些孩子们虽在艺术方面各有特长，但戏剧演出经验基本空白，所以还得边排练边摸索。”

没有回家探亲，也没有外出旅行，国庆期间，《笃行》剧组的“笃行”之旅正式拉开序幕。

台词课是演员们的第一课。导演毛尔南在这一环节上不敢有任何放松，因为这是话剧表演的基本功之一。他亲自带着演员们一遍遍地读台词，纠正他们的发音，剖析每一句台词背后的情感变化。期间导演的投入和演员们的辛苦郑理都看在眼里，“毛导对艺术表演的要求很高，他和演员们离开排练厅的时间基本上都超过了午夜 12 点。”台词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演员们开始了形体训练。如果说台词课更多考验演员们的嘴上功夫的话，那么形体课则对他们的体力提出了挑战。一天高强度的形体训练下来，就连男生也会体力不支，爬上下铺或了演员们每天最不想面对的事。形体训练除了消耗体力，受伤也在所难免，身上的淤青和红肿演员们都已见怪不怪。

在演员们的台词和形体功底日渐扎实的同时，管弦乐团和合唱团也在同步进行排练。由于这两支队伍此前都参演过音画诗剧《中山情》，已有的经验和默契使他们的排练顺利不少。国庆期间，郑理邀请了国内最知名的女指挥家之一——中央音乐学院的陈琳老师对管弦乐团进行集训，之后的指导任务则主要落到郑理的肩上，而合唱团的部分尽管已有特邀的声乐指导和钢琴指导，但曾是中山大学合唱团的一员、又会弹钢琴的郑理也常加入指导老师和行列。

10 月 20 日，排练初始阶段结束，整个剧组从东校园明德园的舞蹈室转移到了南校园的梁錄琚堂开始第二阶段的排练。

进入这一阶段，演员们需要更加注重表演的细节质量和整体效果，他们经常会为一句台词、一个动作反复训练。如在第四乐章，赖家姐妹起争执时，赖淑文给了妹妹赖淑琼一个耳光。这采取了借位动作，饰演赖淑文的陈修懿扬手扇去时，饰演赖淑琼的陈昕需在自己的掌心打出“啪”的声音，同时手迅速捂住脸颊。这需要两人默契的配合，就这一个动作，两位演员不知演练过多少次，最终才呈现出手动声响的效果。饰演罗钦的陈思洋还曾在排练时一脚踏进乐池，摔得两腿“色彩斑斓”。回忆起这一场景，陈思洋笑着说：“现在想起来很有趣，演着演着，大家发现，咦，陈思洋怎么不见了？”全实景的舞台布景也对演员们的表演提出了挑战。第四乐章，断伟和罗钦需要爬上五米高的楼梯，每次排练到这一幕，剧组其他人都为他俩捏着一把汗。《笃行》全剧共有 11 次换景，尽管这项工作的重担大多落在舞台监督林建伟和舞台公司的专业师傅身上，但演员们要同步进行位置调度，做到自如走动而不影响剧情的推进也很不容易。

演员们都曾有过“表演好难”的抱怨，反复排练对演员耐心和韧性造成的巨大挑战纵然是抱怨的重要原因，但最大的难题还在于如何进入角色，想其所想。正如导演毛尔南所说，“表演需要‘身入、心入、情入’，需要进行一次彻底的自我蜕变，不然无法达到演出的要求。”

作为全剧最重要的角色，女主角罗钦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内心跌宕。导演毛尔南这样描述罗钦，“她在一个遍布的环境里，慷慨着理想、践行着信念。她在最为痛苦的时候，连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都没有。她想大声诉说、大声痛哭、大声怒吼，但无法做到。她把一切深深埋在心里，形容自己‘像监狱里的苍蝇’。”陈思洋多次跟导演说到“我自闭了”，对于年龄未满 20 岁的她来说，要不断揣摩罗钦的心理状态、承受住这样的压力的确非常不易。在反复排练中，陈思洋逐渐体会到罗钦的成长，许来的影响使她走向成熟，掩护革命的工作更使她变得稳重。

柳耀龙饰演的许来是剧中男女主角的灵魂导师，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演不好，接下来的剧情都站不住了。”为此，柳耀龙研究了许来原型之一熊锐教授的人生履历；“他对理想的赤诚、对信念的坚定和对学生无尽的爱与关怀深深打动了我，也让我有了演好这个角色的内心支撑”。编剧杨浥莹评价这一角色说，“这么干净纯粹的人，值得剧中每个人长长久久的牵挂。”柳耀龙最终演出了这种“干净纯粹”的气质，当他唱出《光明，美好和诗》时，不少观众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饰演邵思平的熊壮谢幕时，全场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欢呼声，足以表明观众对这一角色的喜爱。剧中的邵思平是一个“一根筋”的学者，执着于科研，数十年如一日地守护着女主角罗钦，略微呆萌的形象和充满遗憾的感情戏，让观众对他产生了共鸣。这也离不开熊壮对邵思平一角的用心琢磨。

刘润鹏也在揣摩角色中完成了他的“自我蜕变”。初看剧本时，刘润鹏觉得断伟这个角色的引领性太弱，“很怕自己不能胜任”。而后来的情况正时，这光辉的“引领性”非但没有成为刘润鹏演绎的阻碍，反而在他慢慢体会到断伟的成长过程之后，引领着他产生了深刻的认同和敬佩之情，使他蜕变成为了一个果敢、有锋芒又胸怀天下的“断伟”。

何子誉同学在排练的过程中努力感受着金嘉胜莽撞底下的热血、无奈背后的愤怒。金嘉胜是那个年代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人，他接受救助后产生了自我救赎的心理，最终走上革命的道路，希望能够改变现状，过上正常生活。揣摩角色的内心，也让何子誉对中国革命有了更深的体会；革命者并不总是脸谱式的激昂形象，而往往也是拥有平凡梦想、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整个排练期间，演员们的休息时间窘窘无几，来自课业的压力如影随形，因而他们常抓住一切可利用的空闲时间在场边学习。而对于准毕业生穆醒龙和刘润鹏来说，准备出国和秋招与排练重叠，更对他们形成重重挑战。尽管各有压力，但每一位演员还是兼顾好了排练和个人的生活，竭力完成了导演所称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1 月 2 日和 3 日，《笃行》在广州南校园梁錄琚堂连演两晚，好评如潮。短短一个月里，演员们与中山大学的革命前辈们进行穿越时空的灵魂对话，从经验基本空白到呈现舞台上的专业姿态，他们的付出获得了回报。导演毛尔南对此颇感欣慰：“表现的排打只是表象，实质是他们经历了一次内心的洗礼、捶打和磨砺，他们感受着中山大学前辈们的精神和情感，构建且延续着中山大学优秀的校园文化和精神。”《笃行》归来忆“笃行”，一次“笃行”之旅，不仅打造了一部属于中山大学的当代艺术精品，更让中山大学的红色基因以艺术实践的形式在新一代的中大人身上得到了传承。